

# 闽语潮阳方言的语气助词“在” ——兼与普通话“呢”的比较

萧阳

上海交通大学 中文系

普通话的“呢”是否有时体意义，是汉语学界有争议的话题（胡明扬 1981；朱德熙 1982: 209；李文山 2007 等）。其语气意义具体怎么定性，也有多种不同说法（吕叔湘 1944；胡明扬 1981；方梅 2016；完权 2018 等）。本文具体考察闽语潮阳方言中与“呢”功能接近的语气助词“在”（[to<sup>0</sup>]），在此基础上，将二者进行比较，以期增进对双方的了解。

潮阳方言语气助词“在”的历史来源应是“存在义介词+方位后缀”结构“在块”（施其生 1985），发展路径是“处所结构→持续体标记→语气助词”。这是在北方话（“哩呢”）及吴语（“辣海”“勒咻”等）多个方言中普遍存在的语法化路径（吕叔湘 1941；施其生 1985；钱乃荣 2003 等）。潮阳方言的特别之处在于介词、体标记、语气助词等用法都只用读音为“[to<sup>0</sup>】”的单音节词（此记为“在”），没有双音节形式，可能是发生了并入或脱落。

体标记“在<sub>体</sub>”是语气助词“在<sub>语</sub>”的直接来源，它用在动词后表状态持续或动作完成后遗留的状态持续，如“门开在<sub>体</sub>”（门开着）、“依客来在<sub>体</sub>”（客人来了还在）。语气助词“在<sub>语</sub>”在潮阳方言中可与体标记“在<sub>体</sub>”并现，如“门还开在<sub>体</sub>在<sub>语</sub>”（门还开着呢）。这证明二者已完全分化，占据不同的句法槽位。但语气助词“在<sub>语</sub>”的用法还明显残留有持续体标记“在<sub>体</sub>”的痕迹，这体现在它与时体意义有关的用法上。

笔者对“在<sub>语</sub>”的意义功能的基本看法是：“在<sub>语</sub>”没有“表达”时体意义的功能，但是确实有“凸显”句中本有的持续意义的功能，这是一种与时体意义密切相关的语气功能（记为“在<sub>语1</sub>”）。此外，“在<sub>语</sub>”也有与时体意义完全无关的主观语气功能（记为“在<sub>语2</sub>”）。“在<sub>语</sub>”这两种语气功能可以并且应该区分开。

“在<sub>语</sub>”的第一种语气功能，即与时体意义有关的气语气功能，示例如下：

(1) ——饭熟未？（饭熟了吗？）

a. ——未。（还没。）

b. ——未在<sub>语1</sub>。（还没呢。）

无论加不加“在<sub>语1</sub>”，答句都是合法的。但是加了“在<sub>语1</sub>”的 b 句有更强的凸显“饭没熟”的状态仍在持续的意义。“在<sub>语1</sub>”本身并不能“表达”持续的时体意义，因为它必须依附于一个本身已经有持续义的谓语，而且加不加“在<sub>语1</sub>”总有语气差别。“在<sub>语1</sub>”的功能是把状态持续这个事实特别指示出来，使之在交际中凸显。因此我们说这是一种与时体意义有关的气语气意义。

为什么不能把“在<sub>语1</sub>”完全归入“在<sub>语2</sub>”，为所有“在<sub>语</sub>”界定一个单一的气语气意义呢？这是因为使用“在<sub>语1</sub>”的句子无法简单分析为“在<sub>语2</sub>”用在有持续义的句子中的实例。同样一个有持续义的句子，“在<sub>语</sub>”理解成“在<sub>语1</sub>”和“在<sub>语2</sub>”的意义确实是不同的。如“伊在睇电视在<sub>语</sub>”（他在看电视呢）这个句子，“在<sub>语</sub>”理解为“在<sub>语1</sub>”，是强调“看电视”的状态持续、尚未结束，适合回答“伊落去写作业未？”（他开始写作业了没？）之类的问句。理解为“在<sub>语2</sub>”，则是强调“他在看电视”这个命题整体，适合回答“伊今日唔闲死解□[boi<sup>0</sup>]？”（他今天会不会很忙？）之类的问句。因此，“在<sub>语1</sub>”强调的是命题中与时体有关的方面，而

“在<sub>语2</sub>”强调的是整个命题，这就是把“在<sub>语1</sub>”与“在<sub>语2</sub>”区分开的依据。

“在<sub>语1</sub>”与时体意义联系，因此相对来说比“在<sub>语2</sub>”的语气意义更“实”一些，这也造成了二者在句法分布上的一个不同，即：“在<sub>语1</sub>”可以出现在认知、言说义动词的宾语从句之中，而“在<sub>语2</sub>”不行。比较：

(2) a.[伊咄[老师气死在<sub>语1</sub>]]。(他说老师还很生气呢。)

b.\*[伊咄[伊爱来在<sub>语2</sub>]]。(他说他要来呢。)

c.[[伊咄伊爱来]在<sub>语2</sub>]。

a句的“在<sub>语1</sub>”出现在从句中，凸显从句表达的事件“老师气死”（老师很生气）的状态仍在持续，没有问题；b句是“在<sub>语2</sub>”位于宾语从句内部的解读，句子不合法；但“伊咄伊爱来在<sub>语2</sub>”这个句子并非不能说，只是唯一合法的解读是“在<sub>语2</sub>”位于宾语从句之外，黏附对象是“伊咄伊爱来”（他说他要来）整个句子。显然，“在<sub>语2</sub>”由于其意义比“在<sub>语1</sub>”更虚而位于更外层的句法位置。

下面具体分析“在<sub>语2</sub>”的用法。参考沈家煊（2001）对普通话副词“还”的分析，我们认为“在<sub>语2</sub>”的功能可以界定为：针对听话人已有的预期q，强调一个信息量更高的命题p的存在。由于p信息量比q高，p成立蕴含q也成立。如：

(3)——一只车驶对新寨桥去有便过无？（车子往新寨桥开，能开过去吗？）

——□[hio<sup>55-53</sup>]团合只电动车都恶过在！（那里连电动车都不好过呢！）

“电动车都恶过”（电动车都不好过）是比“车子不好过”信息量更高的命题，因此前者成立蕴含后者也成立，这就回答了对方的问题。这样的表达，由于传递的信息量超出了原本所需的尺度，可以视为是对适量准则的一种刻意违背，其交际效果就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语气，用超预期的信息量强调了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思（在上面的例子就是强调了“路不好过”的事实）。我们用沈家煊（2001）的术语把“在<sub>语2</sub>”的这种用法称为“元语增量”。

从潮阳方言语气助词“在”的视角看，普通的“呢”实际上也应分成两种用法，一种是与时体意义有关的，基本对应于潮阳话“在<sub>语1</sub>”，主要用于凸显持续状态。另一种与时体意义无关（但与“在<sub>语2</sub>”并不相同，见下）。前一种用法的存在使得不少学者认为“呢”可以表达持续意义，后一种用法的存在则成为其他学者反对“呢”有时体意义的论据。

潮阳话“在<sub>语2</sub>”与普通话“呢”的语气意义看起来十分接近，许多情况下也确实可以对译，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。普通话“呢”的语气意义无法用“元语增量”概括，因为它可以用在非增量的命题中，仅仅表达一种“铺张”语气（朱德熙1982），如“这塘里的鱼可大呢”。这个句子在普通话中完全可以作为始发句，“呢”表铺张语气。但在潮阳方言中，“塘底个鱼大死在<sub>语2</sub>”不可能作为始发句，因为“在<sub>语2</sub>”的元语增量用法要求语境中必须存在某种预期，否则“增量”无从增起。因此它只能在对方已经问出“塘底有鱼无？”（塘里有鱼吗？）之类的话之后才可能使用。又如下面的普通话句子：

(4)——是你的傻冒同学吧。

——他才不傻呢，是学生会干部。（王朔）

潮阳话的“在<sub>语2</sub>”不能像普通话那样用在“他才不傻呢”这个小句里，但却可以用在后一个小句“是学生会干部”里。这是因为前一个小句是直接的回应，并无元语增量，而后一个小句才有增量意味。因此，潮阳话“在<sub>语2</sub>”与普通话“呢”看似接近，实际上存在明显区别。

我们猜想，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可能在于二者历时发展的环境：潮阳方言语气助词“在”与副词“还”关系密切，很可能是在“还……在”的构式中语法化，

吸收了构式义，然后出现单用的用法，但许多单用的场合仍可以用“还……在”构式。普通话的语气助词“呢”的发展则未必与“还”挂钩，而是由凸显持续的用法发展出铺张强调用法。普通话的“着呢”有类似的演变（史金生 2010）。